

1217.1

471

金 太 阳

刘 朝 阳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代文苑/魏焕伦主编. - 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
2002.1

ISBN7-104-01475-6

I. 当… II. 魏… III. 文艺-作品综合集-中国-
当代 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3578 号

当代文苑
金 太 阳

魏焕伦 主编
刘朝阳 著

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长沙市天心区井岗印刷厂 印刷

15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 76 印张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-1000 套

ISBN7-104-01475-6/I·600

定价(全套):160.00 元

本册定价:19.80 元

序

激流东逝，而河床依旧。在时渐时新的水底里，河床的身上刻着每一道激流的印记。历史不应被遗忘。

我们这代人，对“文革”的狂飙记忆犹新，因为我们经历了那一思想嬗变的全过程。纯真、赤诚、狂热和豪迈，悲愤、失落、痛苦和茫然，大起大落的荣辱际遇，变幻莫测的矛盾冲突，从中走出了由蒙昧到觉醒的一代。

历史已淡出，但人还未能完全淡出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不再愿意多谈那段岁月，我们情愿淡忘。同样是由于种种原因，我们又不能不经常地反思那段岁月，企望把它们总结得更充分、更多真实。

但愿我的同代人在阅读这部小说时，能获得一份重历风云的感觉。希望年轻和更年轻的一代从书中亲临那一段岁月。

作者

2000年7月

人 物 表

- 张晶伟——19岁，大学生，革命烈士或军统特务的儿子。
- 王晓琴——19岁，护士，张晶伟的高中同学和初恋情人。
- 沈静芳——18岁，高中生，张晶伟受迫害之后的恋人。
- 杜小平——20岁，工人子弟，张晶伟的同班同学。
- 杨菊湘——17岁，杜小平的邻居和恋人。
- 张战——24岁，暴风造反军的司令，静芳的追求者。
- 沈刚——21岁，大学生，静芳的哥哥，暴风造反军的二号头头。
- 林彩霞——17岁，高中生，沈刚的忠诚崇拜者和殉情妻子。
- 王小山——18岁，高中生，高干子弟，暴风直属卫武队队长。
- 陈玲——15岁，高中生，文艺宣传队员，王小山的恋人。
- 邓宜新——27岁，外科医生，王晓琴的同事和第二位恋人。
- 刘卫东——32岁，工会干部，暴风造反军的第三号头头。
- 黄常丽——40岁，文教局干部，张晶伟的妈妈。
- 谢永红——28岁，文教局干部，黄常丽的仰慕者和暗恋者。
- 海冰——17岁，谢永红以前的学生和恋人，造反小将。
- 李淑坚——45岁，王晓琴的妈妈，护士长。
- 杨侃——50岁，杨菊湘之父，旧职员。
- 卢革——20岁，街道造反战斗队队长，街痞。
- 陈参谋——24岁，军区司令部的年青参谋，亚莉的心上人。
- 亚莉——20岁，大学生，军区司令员的新婚妻子。
- 刘金钟——50岁，军区司令员。
- 张阿姨——40岁，张晶伟的隔壁邻居，他母亲自尽前的受托人。
- 小曼——16岁，张阿姨的女儿。

目 录

1		引子	
9		第一部	纯真
183		第二部	血海
297		尾声	

引子

“喂！你是什么派？”小姑娘朝一位在出站口徘徊的男子厉声喝问。她的童稚的小圆脸上那种庄严莫犯的表情，让人觉得这个世界都在她的注视下颤抖。

穿深灰色中山装的男人望着她，也望着乱哄哄的车站广场发愣。

这是1967年盛夏，一个炎热的夜晚。

15次特快列车已经到站三十分钟，机车还在做无可奈何的喘息。红卫兵把横幅标语从车头刷到车尾，往车窗里扔传单。每个车窗里探出的人头像树上的椰子，无数个声音在喧闹。重大事件，特大血案，号外号外！

男人四顾茫然焦躁不安，没有理睬小姑娘的质问，这副神容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当然是非常可疑的。我们敌视保皇派，也讨厌逍遥派。小姑娘死盯着他又逼上一步：“喂，你不敢说出你的观点吗？”他端详了一下小姑娘，对一个十四五岁的学生，想不出说什么好，于是笑笑表示投降。这时他看到了从广场入口处跑来的青年军官，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冷峻。

“首长，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吉普车开不进，停在那边。”

青年军官高大的身材迫使小姑娘退后了几步。她仰起脸蔑视着他，冷丁地振臂高呼了一声：“打倒军区！打倒保皇兵！”

男人跟着军官挤出车站广场，身旁有学生跟着那小姑娘吆喝。

旗帜，袖章，红宝书，水银灯光把一切红色的物件都染成了青紫色，晃动的人脸也带着青紫。广场的边沿地带灯光晦暗，小

贩、乞丐和江湖客在这里聚集。有人赢了，有人垮了，油粑粑照炸，补鞋的照补，吸进呼出的都是汗臭气。

那男人正要登车，忽然被一幕从未见过的怪相吸引住了：十几步外的暗角里，一小群人在围观一对圆滚滚白喷喷的大乳房，女人畅开胸襟朝观众“亮相”。她身旁的男人举着一根削了皮的莴苣，嘴里啪脆地嚼着，嚼得很夸张。他伸出手往一只乳房上使劲一挤，乳汁竟笔直地射向观众。

“那里在干什么？”

“大概是卖江湖偏方的，首长。”

女人毫无表情，自己揉搓另一只乳房，白花花的奶汁淌下一片。男人又深深地咬了一截莴苣，扬起一本极薄的小册子叫卖：一百个祖传秘方，看莴苣催奶！有人喝彩：大奶脯！

那男人摇摇头钻进了吉普车。

“首长，今晚就住在军区招待所……”

“不，我已经买好了凌晨三点去南昌的车票，现在还有五个钟头，我要马上见刘司令员。”

青年军官心里担忧。这个时候去打搅司令员，他恐怕没有好脸色。他因为心烦刚刚结了婚，新娘是师范大学的校花亚莉。

三个月前，高等院校的红卫兵召开联合大会，刘金钟带人去表态支持红卫兵的大联合行动，在大会上认识了亚莉。刘金钟号召学生们联合起来保卫红色政权，受到了工人造反组织的联合反对。工人群众到军区门前静坐示威，要司令员收回表态出来请罪。戎马一生的刘金钟当然不会低头认罪，卫兵与少数群众发生了一场冲突。这次事件后，军区独立师被造反派骂做“保皇军”，声讨刘金钟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罩满全城。一夜之间，他从军区司令变成了“我省镇压革命群众的头号刽子手”。

他在办公室拍着桌子大声吼：“我他妈的做错了什么！我是刽子手我杀人了吗？我支持红卫兵不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

吗？”

形势继续逆转，刘金钟一天比一天心烦，他想起了亚莉，要陈参谋也就是这位青年军官单独开车去把她接来。他告诉陈参谋，自打妻子去世五年来，他没有想过再娶的事，现在他烦透了，希望能找个好妻子陪他度过晚年。他叫陈参谋无论如何做通亚莉的工作，她是他唯一看得上的人。陈参谋费了一个月的功夫，总算帮司令员完成了这桩婚事。五十二岁的刘金钟娶了二十岁的红卫兵，又成了一条满城风雨的传单新闻。由别人怎么说吧，刘金钟下令关了军区的大门，因为中央已经授命 XX 野战军前来“支左”，交出权力只是这个月之内的事情了。

陈参谋忘不了将要举行婚礼的那一天，亚莉死活不肯去参加老战友为司令员搞的一次聚会，司令员只好又叫他去做亚莉的工作。当时已是在新房里，亚莉哭得两眼红红，见了他怒火万丈：陈参谋，你们军人懂不懂感情？你有没有感情？你看我是要来参军要来做官太太的那种人吗？你来哄我劝我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？太岂有此理了！我自己也是，我竟然答应了！陈参谋唯唯诺诺：可是……既然答应了就好好的让大家高兴高兴。亚莉更凶了：谁为我想过？谁又能让我高兴？我是牺牲品，你是骗子！陈参谋找不出话来安慰她，只得听她发泄了一通。哭够了，她还是去了。婚后两天他有事去报告司令员，亚莉在一旁投给他一个伤感的微笑。

吉普车驶进了军区。

“首长，您是不是先吃点东西？”陈参谋刹住车，从反光镜中打量着这位急着要见刘司令的神秘信使。

“不要耽误时间了，直接到司令员家里。如果方便，给我备一份简单的饭菜，别惊动其他人。”

吉普车穿过操场，滑进静谧的宿舍区，停在司令员的小楼前。男人随陈参谋登上二楼。

陈参谋轻轻推开一扇玻璃门，里边是一间小会客室。

“请稍候，我这就去叫醒他。”

“这么大热的天，你们司令也睡得着？”男人看看手表嘲讽说，“支左部队就要进城了，还有许多善后工作要他去完成，你请他快一点来。”

陈参谋机械地行了个军礼。他擦了一把汗津津的脸，快步走到卧室门前：“司令员……”

屋里有沉重的喘息声，但没有人回答。

“是小陈……”亚莉在说话，声调迷恍而遥远。“你快起来，陈参谋在叫你。”

“王八蛋！”刘金钟甩出一句口头禅。“小陈，是不是江边又发生了武斗？那种事去他娘的，叫支左部队来收拾好了！”

“司令员，北京的客人来了，他要马上见你。”

一阵静寂。刘金钟把门拉开一半：“他吃饭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，他要先见你。”

“亚莉，”他朝身后说，“快起来准备一份夜宵，从中央来了位客人，起来帮帮忙。”

“我不想起来。”亚莉懒懒地带点厌烦。“小陈你帮忙吧，面包罐头这屋里都有，酒也有，你随便拿。”

刘金钟对娇妻的怠慢无可奈何，只得吩咐小陈先去陪客。

五分钟后，刘金钟来到会客室。他看到一位穿深灰色中山装的人坐在藤沙发上抽烟，立即认出了对方。

“你好，老张，我们有多多年没有见面了。”

“是啊，今天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陈参谋大概告诉你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谈。”

陈参谋退出会客室，轻轻关好门。

“老刘，我来是向你传达一项绝密指示。中央要求你立即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三位同志的人身安全。”

刘金钟挺直了胸脯。

“你记一下：第一位是市教育局的黄常丽同志，第二位是市公安局沈英光同志，第三位是市外贸局长王白仲同志。这件事关系到党的重要机密。”

刘金钟耸动了一下眉毛：“这么重要？黄常丽这个名字还是头一次听说。现在局一级的干部都被打倒得差不多了。”

“我只能告诉你，他们都曾打入过国民党的军统机关，是优秀的地下工作者。目前形势复杂，到处在深挖狠揪叛徒、特务和内奸，党的机密被不断泄露。如果他们被扣上军统特务或者历史反革命的帽子——这完全可能，他们也许要为自己辩解，一辩解就会泄密。我们必须防范于万一，使他们免受运动的冲击。”

刘金钟露出一丝苦笑。他保护过省委的一些头面人物，但他们还是被一个个揪了出去，而且每揪出一个他的罪状就增加一条，由此他成了“保皇军司令”。

“我还有点时间，我们一起商讨一下具体办法。你知道这三个人近来的处境吗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刘金钟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。这时陈参谋拿来了食品和酒。“小陈，把你编的那本‘动态消息’拿来。”

不一会，陈参谋拿来一本厚厚的传单剪贴。

“要我离开吗？”陈参谋问。

“你到我那边等着，两点半送首长去车站。”

“是。”陈参谋退出会客室。

亚莉穿着宽大的条纹布睡衣，从卧室往前厅探望。绿色台灯映着她乱发拂遮的脸，显得楚楚动人。

陈参谋正襟危坐，担心地看着房门，他怕突然刮过一阵风把房门给锁上，所以他的姿势就像是随时准备去挡住那门。没有风，空气燥热得令人心闷，他把风纪扣解开又扣上，扣上又解开。

他知道亚莉走过来了，亚莉身上的芳香刺痛着他的感觉。她是柔媚的，款款的身姿逼近了沙发。

亚莉的手搭在了他的肩上：“你不抽烟，喝杯茶吧。”

“哦，我自己来。”他急剧起身，却无意撞到了她的身上。他慌忙去拿茶杯，拿了杯子却找不到水瓶。

“他们要谈多久？”亚莉紧紧跟着他问。

“不知道，最多到两点吧，你先休息，不用等他……”

亚莉的双手从后面环住了他，逐渐抱紧了。他的背感到了热吻，感到她的牙齿在狠狠咬着脊梁。他像被子弹击中了心脏，不能动弹。

“亚莉……这不好，真的不好。”他挣脱出来，反而被亚莉从正面拢住。

“有什么不好？”亚莉使劲摇他的肩膀，恨恨的还要咬他。“当初我喜欢的是你，我是跟你上了吉普车，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的。我满以为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，可你却让我做了这样的牺牲！你知不知道，你不但牺牲了我也牺牲了你自己的一生！”

“亚莉，求求你，既然这样了就好过下去……”

“不，我做不到，除非我们都死了，不然我没有快乐的日子。”“亚莉，你要理解我，我是军人，军人就得服从命令。我除了执行命令没有个人的事情。”

亚莉鄙夷地推开他：“原来你是这样。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喜欢上你！”她失态地笑了一阵，又朝他逼过来：“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当初你是不是也喜欢我，是不是？你不敢说吗？你怕什么？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，我想弄明白。”

陈参谋垂着眼睛，一声不吭。亚莉无奈地长叹。

“我可以命令你吗？”她戏弄地问。

“可以。”他抬起头，心里松了口气。

“给我倒杯酒来。”

他机械地去倒了杯酒，送到亚莉面前。

“我命令你喝下去，一口喝完。”

“不可以，两点半我还要开车送客。”

“你说我可以命令你，怎么说话不算数？”

“别闹了，你知道开车不允许喝酒。”

他想把酒放在茶几上，亚莉一把抢过去，仰头就喝。他呆呆地看着，亚莉扑在沙发上痛哭起来。

“亚莉，我是喜欢你，可是……”他的眼睛也红了，嗓子里也堵满了东西。

刘金钟从那本传单里找到了一些有关沈英光和王白仲的情况，但找不到黄常丽的名字，大概市委的造反派还没有注意到她。

“黄常丽是你要保护的中心人物，保护沈英光和王白仲，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她。”

“可她只是教育局的一名普通干部。”

“她的工作是组织上有意安排的。近来有些令人不安的情况，一些造反派开始到监狱里找在押的特务调查，她可能会遇到麻烦。那些在押的特务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，也许会揭发出她来。不能让她被造反派揪住，她现在还负有特殊使命。”

“就是讲，她是绝对不能出错的。”

“正是这样。”

“请你提供一些她的情况。”

“她有一个儿子叫张晶伟，十九岁，在念大学，是学院红卫兵组织的小头头。她的公开身份是烈士张明羽的遗孀，母子俩一块生活，享受烈士亲属的待遇。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些。”

“我明天就派陈参谋把她接到军区来。”

“祝你顺利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就给我回电。万一她已经落在

造反派手里,你也要设法保护她,但要注意避免引起他们的怀疑。现在是怀疑一切、打倒一切,千万别露出风声。”

远处传来密烈的枪声,大约在江边一带。子弹的曳光划破夜空。对于这种和平时代的战争,人们已经不吃惊了。各省的两大派都在打仗。

会客室那边的门声把陈参谋从迷乱的情感中惊醒。亚莉仍在用不可抗拒的眼神期待着他。他的心突突乱跳,喘着气求她进卧室里去,但亚莉无动于衷。脚步声往这边过来了。他只得抑制住恐惧,在她期待已久的股唇上轻轻一吻。亚莉这才直起腰身,不慌不忙进了卧室,随手关了房门。

陈参谋使劲掀下军帽,拿它捂着麻热的脸。亚莉的柔情早已融进他的身体,那种感觉再也抹不掉了。

“你累了?”司令员诧异地打量他,同时瞟了一眼紧闭的中门。“你吃了点东西没有?我还有事要你办。”

“哦……吃了一点点。”陈参谋戴好军帽,笔直地站在司令员面前。

“亚莉不会关心人,有点小知识分子的傲气,在待人接物方面她还要跟你学才行。她睡了?”

“大概是睡了。”他负罪地想自己怎么就阻止不了亚莉呢?他经不住她的哭泣和怨恨,被她的感情击溃了。他不能那样,那样会一败涂地。

“现在就送首长去车站吗?”他振作精神问。

“等一下。”司令员朝沙发指了指。“我要先交代给你一项重要使命。”

第一部 纯贞

1

江边的激战结束了。像前几次激战一样，“联合总部”没能攻破“红一司”的江北防线，“红一司”也没能打回城里。

这晚“红一司”偷渡南岸，派出二十条武装船只，试图建立起滩头阵地，然后摧毁据守江边的“造反大楼”。船还没到江心，就被对方的探照灯发现了，不等枪声大作，学生们就弃船跳了水，剩下两岸的制高点互相猛烈开火。

枪声疏落下来，武卫队员们沿江搜索。

下游沙滩的水洼里伏着两个人，悄悄朝沿江大道上爬行。

“张晶伟，把手枪扔了。”杜小平看看头顶扫过的探照灯光。“你一个人还拿着它有什么用？”

张晶伟这才发现自己还紧紧地捏着手枪，想不起怎么能够拿着它游过江来。杜小平的手枪早丢在江里了。

杜小平比他机警，刚响枪就拉他跳下了船，顺着水流逃离那些船只。空船被迫击炮炸得稀烂。张晶伟心里一片慌乱，竟不知道扔掉手枪可以游得轻松些，只顾拼命跟着杜小平游，游到岸边才发现是到了城里。

“我们失败了。”张晶伟心情黯然，在沙子里挖个洞，把手枪埋了。

“不，我们俩胜利了。今晚只有我们俩过了江。”杜小平却很兴奋。“乌啦，今晚可以在家里吃饭了！”

张晶伟不舒服地皱紧眉头：“这么回家像个逃兵，同学们也

一定会骂我们逃兵。”

“逃什么兵啊，”杜小平嘲笑说，“谁没有家？谁不想回家？你就不想你妈，你妈就不想你回家？”

“你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。”张晶伟批判他，“我们投身造反就要造反到底，临阵逃脱算什么红卫兵！”

“好吧，真理在你手中，我投降，我临阵逃脱。”杜小平笑着认输，反正他能回家了。

一队全副武装的人从上面走过，他俩闭了气把脸埋在沙子里。

“晶伟，你还记得菊湘吗？”杜小平抖掉满脸的沙子，又兴致勃勃了。他想把自己最秘密的心事告诉张晶伟。

“知道。她常给你写信，一个卖冰棍的。”张晶伟不屑于谈论这种小市民型的女孩，她们猥琐地远离这场大革命，没有思想没有观点，有什么好谈的。菊湘瘦弱不堪，只有高小文化，十三岁起就卖冰棍了，背着个木箱满街跑。她是小平的街坊，他们去年夏天买过她的冰棍，而她不要钱。小市民往往早熟，她去年不过十六岁吧，一双眼睛火燎火烧的看着小平，他在一旁很不舒服。

“你别把她看得那么低下。”杜小平恼火了。“她给我写信也没说别的，只说她父亲病得厉害，想问我有什么办法。她家只有她和她父亲。”

“所以就把你当成她家的救星。”他嘲弄说，“她想攀上你，这可以理解。你想去拉她一把，我就不理解了。你是工人阶级的子弟，她是旧社会小官员的女儿，你总不能这么糊涂吧？”

“晶伟！”小平愤怒地瞪着他。“我真不该对你讲这些。我差点忘了，你是烈士的后代，你的女朋友是志愿军的后代。我不配跟你做知心朋友！”

“对不起。”晶伟见他动了气，不做声了。他想起了王晓琴，心里那根弦嘣嘣地弹响了。他和晓琴是高中同学，两人的妈妈

说合了他俩的事，毕业后晓琴进了第三医院当护士，他进了大学。去年暑假，晓琴在他的十八岁生日上吻了他，几天后他也在晓琴的生日上亲了她，那以后两人的关系就亲热起来。晓琴爱他，眷恋他，见了他总是缠绵不休，只要大人一转背，她就会抱住他的脸亲吻，她的吻悠长热烈得叫他喘不过气。每每分别，她都会眼泪涟涟送他到渡船上，叮嘱他下周回家。他何尝不想念晓琴，心里计数着日子，已经三个月没有见到她了。晓琴已经是她名正言顺的未婚妻。

“你就不想她？”杜小平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故意问。“我要是有了女朋友，就天天和她在一起。”

“你那是没出息的话。”他取笑说，眼睛却在找第三医院的方向，估计晓琴家离这里有两三里地。

“哎，告诉我，”小平挤挤眼睛问，“你和她睡了觉吗？”

晶伟怔了怔，瞪了他一眼。

“瞧你那正经样，她已经和你定了，定了的意思就是可以做夫妻了，只是时间上的问题。跟好朋友讲真话，睡了没有？”

“你怎么这么庸俗啊。”晶伟反攻为守说，“照你的逻辑，那你和菊湘睡过了罗？”

“我没到你那个地步啊。如果我和她也定了，那肯定是要睡的。不然什么叫实心实意？”

“什么逻辑？”他嗤笑了一下，心里却咚咚地跳得厉害。

“不开玩笑了，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。”

公路上看不到一个人影，寂静得能听见风吹树叶。他们猫着腰一口气登上路基。

“站住！什么人！”远处的树荫下传来一声吼叫，手电筒朝这边晃过来，半自动步枪的刺刀闪着晦暗的灰光。

“快跑！”杜小平猛拉张晶伟。“从这边离我家近！”

但是张晶伟凭他的力气拉着杜小平往路对面的一个胡同口

冲去：“从这里进去就是三医院，先跟我到晓琴家去！”

两人拼命地跑进了胡同，追赶的人朝他们的头上开枪。跑了一阵，前面又堵上来四五名武卫队员，张晶伟拖着杜小平拐进另一条胡同。“天哪！”杜小平惊叫一声跪倒在地，子弹打进了他的大腿，血顿时喷涌而出。

张晶伟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，抱起他飞也似的往小胡同里钻去。

“快把袖章脱掉，也许能混过去！”杜小平想扯掉“红一司”的袖章。

“不，我们誓死也不能背叛……”

他快跑不动了，追赶的人越来越近。他终于停下来，准备迎接那种将战旗裹尸的悲壮时刻。

“丢下我，你快跑！”小平的眼里涌出泪水。

“我们要死就死在一起！”

杜小平忽然猛推他的胸膛，重重摔在地上：“你不要再被他们打伤了，快跑！”

张晶伟连抱他两次，都被他咬牙推开。他只得撒开腿往三医院那边跑了。

四五名追赶者气吁吁冲到杜小平跟前，其中一个拉动枪栓凶蛮地叫道：“妈拉个巴子，我叫你跑！”

“干什么！”另一个提驳壳枪的青年抓住他的枪筒向上一抬，子弹砰的一声飞向天空。“王小山，你发什么神经！”

“我吓吓他。”名叫王小山的油腔滑调说。“刚哥，是你叫我走了火，差点就报销他了。不过，别人散传单批你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，我看没错。”

“扯淡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——不虐待俘虏，这是红军传统。”王小山嘻嘻哈哈说：“刚哥，你看他受伤了，下面血糊血海，这可不是我干的啊。”